

* 學術會議 *

孟子學研究的現況與展望*

楊菁**記錄整理

一、引言

李明輝***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在「孟子學國際研討會」結束之前，我們安排一場綜合討論，其目的有二：一方面我們要向各位報告本處推動「孟子學主題研究計畫」的實際情況、以及國內外有關孟子學的研究情況，另一方面我們想聽聽各位對於孟子學研究的高見。

當初我們提出這項計畫，係基於特殊的考慮。近十年來，在台灣、中國大陸、以及海外很少有關於孟子學的學術會議。在孟子的家鄉鄒縣曾開過三次孟子學會議，前兩次分別於 1984 及 1988 年召開，最後一次在不久前才開過。我看過其中一次會議的論文集，其學術水準並不高。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研究才開始起步。可是在臺灣從未舉辦過孟子學的學術會議，這倒是很奇怪的事。雖然我們經常討論孔孟思想，但却從未單獨針對孟子思想舉辦過一場研討會。在臺灣的學術界（包括哲學、歷史、中文三個領域），孟子學研究也不見得特別突出。事實上，孟子學當中的許多問題在今天還是極具時代意義。所以，我們就想藉主題研究的方式來推動孟子學研究。

這項主題研究計畫係由本人及鍾彩鈞先生共同主持，有三項具體的目標：第一，

* 本文是本處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召開「孟子學國際研討會」最後一場的綜合座談記錄。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

*** 本處副研究員。

過去一年來，我們平均每個月舉辦一次小型討論會，每次邀請本處及其他大學的中生代學者一至三位，發表有關孟子學的論文，固定參與討論者共有十一位。在這次國際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當中，大約有半數曾經在這些小型討論會中發表過，並經過討論和修改。我們希望藉著這種方式，可以提高研討會論文的水準，以免像過去舉辦過的許多研討會一樣，出現一些急就章式的論文。如果各位覺得這次研討會的論文水準較為整齊，或許跟我們採取的這種方式不無關係。第二項目標就是舉辦這場國際研討會。因此，這項目標即將完成。第三項目標是要編一套《孟子學研究叢刊》，主要收羅本計畫參與人員的研究成果；但如果其他學者有這方面的高水準著作，我們也可以考慮將它收入其中。我們初步預定出版十冊，其中第一冊已經出版，就是本人的《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一書。其他各冊將陸續出版。

爲了舉辦這場國際研討會，我們籌備了將近一年。一般而言，籌備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如今研討會也已接近了尾聲。在這次研討會，我們採取了不同於以往的方式，不設講評人，並且事前將大部分論文寄給與會學者。因爲在我們過去舉辦的研討會中，講評的時間佔了不少，討論的時間因而不足。我們原先擔心會因取消講評而使討論時出現冷場，結果是白擔心了。因爲大家在這兩天都看到了，由於發言熱烈，討論的時間還是不夠。這是很好的現象。因此，以後我們會盡量採取這種方式。這次會議所發表的論文在通過審查之後，我們將以專書的形式按其內容編成兩冊，一冊關於哲學，一冊關於思想史，收入《孟子學研究叢刊》。請發表論文的學者按照會議手冊備忘錄的規定，於會後儘速修改、定稿，並於今年七月底以前寄回來。撰寫格式請儘量依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的體例，以免增加編輯工作的困難。

不過，這次研討會也有遺憾之處，就是與會學者的代表性不夠。各位可能注意到，這次並沒有日本和中國大陸的學者在會中發表論文，但是這有特殊的原因。我們原先邀請了三位日本教授，即是東京大學的池田知久教授、鳥取大學的井上順理教授和大阪大學的子安宣邦教授。他們原先都已答應出席，但一個多月前突然不約而同地表示不能來，可能因爲他們太忙了，論文趕不出來。由於所剩時間不多，我們臨時也無法改請其他日本學者。另外，韓國高麗大學的金忠烈教授原先也答應出席，但也臨時變卦。幸好我們就近請漢陽大學的金炳采教授遞補，不然就沒有韓國學者出席了。他果然不負使命，及時趕出論文。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他。不過，本人催稿之功也不小。還有美國的 Irene Bloom 教授原先也答應出席，但因趕不出論文而臨時放棄。我們特別希望她能出席，因爲她和 Roger Ames 教授對於許多問題

的觀點都有出入，可以有精彩的對話。這些情況都不是主辦單位所能掌握的。這兩天還有人問我們，為什麼沒有邀請大陸學者出席。我們倒不是不願邀請大陸學者。去年李澤厚教授來本處訪問時，我們會當面邀請他。但當時是他第一次入境台灣，手續非常麻煩。我告訴他，第二次入境不會這麼麻煩。但是他心有餘悸，沒有接受我們的邀請。我們本來還可以邀請其他幾位大陸學者。但是大陸學者能出外開會的，總是同樣幾個人。這是大陸學術界的特殊現象，而我們不想錦上添花，所以就沒有積極地邀請大陸學者。

以上是我的業務報告，接著我們分別請本處的林慶彰教授和臺灣大學歷史系的黃俊傑教授來報告。林教授是經學方面的權威，我們請他就經學方面報告國內外關於孟子學的研究情況。黃教授近年來在孟子學方面撰寫了不少重要的著作，可說是這方面的權威，我們請他就哲學和思想史方面報告臺灣、中國大陸和海外有關孟子學的研究情況與成果。

二、經學的《孟子》研究現況

林慶彰*

主席、各位貴賓，大概三、四天前，李明輝教授請我在「孟子學國際研討會」的綜合討論中談談《孟子》學研究的現況和展望，而且是從經學的角度來談。我並不是專門研究《孟子》學的，所以考慮了很久，要怎麼來談這個題目，因為黃俊傑教授將從思想和思想史的角度來談，也就是說，從他那個角度之外，全部都劃歸我來談，也許就把它算作是經學的角度。

我們如果從中國的傳統來看，一部書如果被劃為經書的話，可以說是不幸的開始，因為如果它不屬於經書，則很多問題不一定會產生，一旦被劃為經書以後，問題可能接連而來，比如說作者的問題、著成時代的問題、真偽的問題、及後代人為了要達到某種目的而加以篡改等問題。一部書在被劃為經書以後，在流傳的幾千年的過程中，每個時代各有它解釋的方法。也因為各有解釋方法，問題也因此而產生。可是我們如果把古代十三種經書加以考察一下，《孟子》的問題應該是最少的：第

* 本處研究員。

一，《孟子》一書的作者問題，沒有太大疑問。第二，著者既然沒有問題，作成時代也應該沒有大問題。第三，《孟子》書也沒有像《尚書》一樣，有很多的眞偽問題。唯一問題是歷代統治者的刪改問題，但是這樣的問題也不像《尚書》或《左傳》、《周禮》等糾纏不清。所以純就《孟子》這本書來看的話，問題既比較少，談起來應該也比較方便些。

接下來我所要談的是當前《孟子》學研究的方向，我把這個方向分幾個小段落來看：

(一)《孟子》書本身的研究：這一研究又可分好幾項來看。其一、《孟子》書的白話翻譯。自從有白話文開始，就有人想替古代的書作白話翻譯，這二、三十年間，台灣有關《孟子》書的白話翻譯是比較多的，且多半是隨著《論語》、《大學》、《中庸》而來的，大陸這一方面也受台灣的影响，最近兩三年，有關《孟子》白話翻譯的書大概有十多種以上。這樣的白話翻譯如果也算是一種研究的話，那麼數量是相當多的。其二、有關《孟子》思想體系的研究。這一部份當然是《孟子》研究裡面份量最多、成就也是最高的，黃俊傑教授就有好幾部著作，所以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等一下請他來談，可能更爲深入。其三、從《孟子》文章的論辯技巧來研究《孟子》，這一方面的成就也相當高，最早期像陳大齊教授寫的《孟子的名理思想及其辯說實況》，這本書到現在都還是大家參考的對象，其他零零星星的文章也相當多。

(二)《孟子》和當時典籍的關係的研究：譬如，《孟子》和《詩經》的關係、與《尚書》的關係，或者與《春秋》的關係等，都有人做過研究，成果也相當不錯。

(三)《孟子》學史的研究：這是比較重要的部份，即自從《孟子》書產生以後，歷代對於這部書所有的注解，或者《孟子》相關問題的研究。這一部份大體上是從漢代開始的，漢代最有名的一部著作是趙岐的《孟子章句》，這方面黃俊傑教授也寫過一兩篇文章。再來就是宋人的研究，宋代是孟子學比較發達的時代，在這一方面也有人做過有關宋代《孟子》學的著述的研究或考證，另外也有學者寫過有關宋儒和孟子的問題。在宋代學者中最受到注意的，起先應該是李觀，李觀有一本書叫《常語》，此書批評《孟子》甚多，也有不少學者寫過文章討論。除了李觀之外，接著是司馬光，司馬光有《疑孟》，學者也曾加以討論。再來是朱熹，朱熹有關《孟子》的著作有很多種，現在大體上都是從《孟子集注》來看他的思想體系及其他問題，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當多，黃俊傑教授即是其中之一。朱熹還有《孟子要略》，但

這本書較少人注意它。另外是有關張九成的《孟子傳》的研究，這一次會議也有蔣秋華先生討論這個問題。以上是宋代幾個較值得注意的學者的研究狀況。接下來是明代，明代《孟子》學方面的著作也相當多，只是學者尚未把觸角伸出去，最近幾年來大家比較關心劉三吾的《孟子節文》，其實《孟子節文》在台灣本來並沒收藏，所以早期研究《孟子節文》的大多是大陸學者，其中最早研究的應該是容肇祖先生，他在一九四八年時就曾寫過文章討論，但這一篇文章發表在香港《讀書與出版》雜誌，在台灣根本看不到。一直到最近幾年《容肇祖集》出來後，我們才知道容先生寫過這樣一篇文章。最近兩三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出來，裡面即收有《孟子節文》，這對我們研究這本書當然有很大幫助。這次會議中也有朱榮貴先生討論《孟子節文》這本書。此外，關於明代《孟子》學的書還有很多，却都還沒有人去關心它。清代的《孟子》學，受到注意較多的是黃宗羲的《孟子師說》，《黃宗羲全集》點校本第一冊即收有《孟子師說》一書，大陸學者在很早以前便已作過此書的研究。除了黃宗羲之外，戴震有關《孟子》學的著作也很多，如《原善》、《孟子私淑錄》、《緒言》、《孟子字義疏證》，其中《孟子私淑錄》大概是一九四二年的時候發表出來的，今人才知道這部書是戴震的著作，也因為這個原故，才有學者陸續開始作這本書和其他幾部書如《原善》、《緒言》之間的關係研究，其中最早的是錢穆先生，其後接踵的研究者甚多，形成《孟子》學研究的一個高潮。杜維明教授也提到，戴震二百周年的紀念時，國外也有開會討論，對於孟子及戴震的《孟子》學成就的討論篇章都甚多，這一些資訊可能國內不是很清楚。也由此可見，《孟子》學的研究已變成國際性的學問。清代《孟子》學著作較重要的還有焦循的《孟子正義》，此書最近已有點校本出來，將更為便利我們研究，所以將來繼續研究的人應該更多。另外康有為有《孟子微》，這是一部融會中西的著作，黃俊傑教授也作過研究。又梁啟超有《孟子遺稿》，這部書是一九五六年時候發現，以前大家都不知道有這部書的存在，大陸學者已有人寫過文章討論，收錄在山東大學所編的《孟子研究論文集》裡。台灣大概還沒有人關心這部書。《孟子遺稿》主要在談孟子的教育思想問題，書中主要思想觀點和康有為一模一樣，所以看過康有為《孟子微》大概也就可以了解梁啟超《孟子遺稿》的內容。

（四）有關國外《孟子》學方面的研究：這一方面黃俊傑教授懂得比我多，等一下他也會有討論。我個人覺得國人對於日本、韓國《孟子》學的研究目前還沒有正式開始，日本、韓國已編了兩部重要的書，日本學者編的《日本名家四書注釋全書》，

收錄了十六、七世紀以來像伊藤仁齋、荻生徂徠、豬飼敬所等人有關《孟子》學的重要著作，是研究日本《孟子》學最重要的參考書；韓國則編有《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共有幾十冊，全書還沒完全出版，《四書》部份已經出版了。單是《孟子》部份就有十四冊之多，每一冊都收了好幾種《孟子》學方面的著作，對於《孟子》學的研究幫助相當大。

(五)有關孟子學資料的整理：這方面我剛剛也提到過，像朱熹的《孟子集注》、黃宗羲的《孟子師說》、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及焦循的《孟子正義》、康有為的《孟子微》等，這一些都有新的點校本，尤其是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和《原善》、《孟子私淑錄》、《緒言》等書，至少就有兩三個學者點過，一個是章錫琛，一個是何文光，由此可見，目前海峽兩岸都很努力的進行《孟子》資料的處理。

(六)有關《孟子》書目的編纂：我個人曾經主編過《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及《經學研究論著目錄續編》，最近也主編過《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各書蒐集不少《孟子》論著的條目，合起來大概有幾千條，但是我們在從事編輯的時候，對於是不是該收錄有關《孟子》的所有文章，曾感到困擾，後來為避免收錄過多，以致無法負荷，所以捨去了純粹思想闡發的部份。因此，以上三部書中的《孟子》書目，並不是最完整的。黃俊傑教授曾說要與我合編一部真正完整的《孟子》學書目，希望不久的將來便能進行這項工作。

第二部份，我想談談孟子學研究展望的問題。

(一)應先釐清《孟子》學研究的態度：我早上也提過可以從經學的角度去研究孟子學，也可以從哲學的角度去研究，譬如研究朱熹的《孟子集注》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應該從那一個角度來談，比較不會發生問題。有什麼問題呢，以朱熹的《孟子集注》來看，朱熹的本義並不是要去建構一套什麼樣的理論系統，他的解釋若有歪曲，也不是有意的，可能是不自覺產生的，就這樣來看的話，作為一個解經者，對於朱熹解經是否有錯的問題，都應該以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但若把《孟子集注》當成哲學著作來看，則又是另一種看待方式。因此，我們在作《孟子》學研究的時候，尤其是歷代《孟子》學家的著作，應該先釐清研究時所站的立場。

(二)應該把研究範圍擴大：《四庫全書總目》收有孟子學著作八種，一般人便以為《孟子》學的著作較少，研究起來也比較安心，其實不盡然。大陸中華書局最近出版了一部書叫《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錄的提要有三萬多篇，較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出近兩萬篇，大陸《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所收《孟子》學的著作就有近百種以上不在《四庫全書》中，如果包括《四書》裡的《孟子》著作，可能有幾百種以上。這麼多的著作，一般人都把它忽略了。如今大陸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正可提供我們一個研究方向，對於未來的研究是相當好的。至於以《四書》為名的著作，一般研究《孟子》學的人也很少關心。其實這一類的著作也是相當多的，譬如毛奇齡的《四書改錯》，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如果研究《孟子》學的人也能把這本書找來研究的話，應該可以了解清初時候，尤其毛奇齡的對朱子學的態度究竟如何。另外，有關科舉考試所考的《四書》文中也有不少關於《孟子》學的題目，如果能把明清兩代的試題和考卷都找來研究，應該也可以了解這一時期對《孟子》學的研究態度，有關明清兩代的考試試題，有台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明代登科錄彙編》、成文書局出版的《殊卷集成》，都可以找到當時《四書》文的考卷。接下來是有關《孟子》學資料的收藏整理：國外的《孟子》學資料，如我剛才所提到的，可能國內的圖書館都還很少收藏，因此這一方面的資料還得盡力去收集；又，除了蒐集《孟子》學著作外，《孟子》學書目的編輯也是很需要的，有了書目才能知道前人的研究成果。《孟子》學的論文也應該編輯成書，以前大陸曾編過兩種《孟子》學的論文集，但水準不是很高，黃俊傑教授曾寫過文章批評。在這一方面，除了文哲所的研究計畫外，台灣學者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三、孟子學的研究現況及展望

黃俊傑*

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的報告分兩大部份，第一部份是回顧到目前為止，孟子學研究的成果；第二個部份是就個人管見所及，提出未來研究的展望。

首先講第一部份，剛才林慶彰教授就經學研究上面作了很詳細的報告，因此我想就兩個方面來回顧孟子學研究的成果，這兩個方向也是受到這次研討會議程安排方式的啟發。如果我們稍微注意就會發現，昨天的論文大部份是採取哲學或觀念史的研究進路，今天的論文則多少傾向於歷史的或者是思想史的進路，因此我的報告就從這兩個進路來講。首先講哲學或觀念史的進路：在中文學術界，從哲學立場研

*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究孟子學的學者有：唐君毅、牟宗三、袁保新、李明輝、信廣來等先生，其中信先生以英文發表論著較多。唐君毅先生的孟子學解釋，最重要的創見有以下三點：第一點，唐先生指出孟子學就是心學，而且指出孟子思想中的「心」，不是反省思慮之心，而是原始的素樸之心。第二點，孟子學的精神在於興起心志以立人。第三點，孟子學的關鍵在於「心」，特重人的興起心志，所以孟子的人禽之辨，根本關鍵不在於辨別人與獸不同類，而在於使人自覺為人。我覺得這是唐先生最重要的創見。牟先生的著作更為宏富，若就他在孟子學方面的貢獻來看，我想提出三點：第一點，他遠在五〇年代末期，就指出，中國哲學的中心課題在人性論，儒學對人性論有兩種看法，第一種是「天命之謂性」，以《中庸》、《易傳》為代表，是宇宙論的進路 (cosmological approach)；另一種是「仁義內在」，也就是昨天劉述先教授所引用牟先生之言「仁義內在，性由心顯」，仁義內在以孟子「即心言性」為代表，這是道德的進路 (moral approach)。第二點，牟先生指出孟子學就是心性之學，此心即是道德主體性 (moral subjectivity)。第三點，他指出孟子思想中的心具有自我立法性，這是一種既主觀又客觀的「心即理」之心，在他晚年的《圓善論》中發揮此義最為徹底。至於近來在哲學的進路方面，關於孟子學方面的專著有：去年袁保新教授的新書《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這本書最精彩的是第三章及第四章的人禽之辨，特別是第四章第三節，他指出孟子之學是一種孟子的人性論，隱含一種形上學，這種形上學是一種實踐的形上學，這本書在幾個月前得到菲華中正文化獎。青壯一輩除了袁保新教授之外，本所李明輝教授的著作有早期的《儒家與康德》、近作《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等，他的研究基本上是從早期博士論文研究的康德哲學出發，主要論點在說明康德的倫理學與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主流最為相契，兩者的思想基本型態都屬於自律倫理學，他認為這方面應該還有很大的開發餘地。李教授是牟宗三先生的傳人，他以他具體的研究成果反駁了大陸上李澤厚先生所言，新儒家到了牟宗三先生已走完一個圓圈，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發展的餘地這種論斷。

至於日本學術界，整體而言，儘管從德川時代以來解釋孟子學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是當前日本學術界對於孟子學的研究不如中文學術界豐富。早期的老前輩市川本太郎《孟子之綜合的研究》，基本上是套用西方的哲學範疇，但是較少像以上

所言唐、牟、袁、李等的特殊創見。

英文學術界有關哲學進路的孟子學研究，我覺得未來最值得注意的是柏克萊大學哲學系的信廣來教授，信教授是香港大學出身，他的背景是分析哲學，他所要寫的三本書，第一本是 *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第二本是 *Development of Confucius-Mencius Thought*，研究朱熹、王陽明與戴震；第三本是 *The Spirit of Confucian Thought*。第一本書的稿子已經完成，此書的路線是分析孟子倫理學的重要概念，如仁、義、禮、智、信、心等，很有貢獻。

關於第二個進路是歷史的或思想史的研究途徑。在中文學術界早期最有貢獻的，我覺得是當代新儒家徐復觀先生。徐先生和唐、牟二先生治學同中有異，徐先生最重要的特色是談觀念時，都將其置於特定的歷史時空觀念中考慮。舉例來說，徐先生研究孔孟思想的重要創見之一就是「憂患意識」這個概念，為牟先生所加以推廣引用。徐先生講「憂患意識」是從周公東征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中來講憂患意識的形成，可是「憂患意識」作為一個概念，到了牟先生手中，成為一個抽象概念而與「恐怖意識」、「苦業意識」作對比，這是唐牟與徐的大不同之點。在這樣的基本前題之下，我想指出，徐復觀在孟子學的研究上最重要的貢獻有三點：第一點，他指出孟子的性善之說乃是中國歷史文化長期累積的具體成果。第二點，他指出孟子性善就是心善。第三點，他指出「踐形」是道德主體之充實及其在現實世界之實踐，徐先生對孟子踐形的解釋正可以呈現孟子內聖之學的特質，他的創見與楊儒賓教授近來的講法不一樣，我覺得楊教授的進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於是接著徐復觀之後，我想要介紹楊儒賓教授有關孟子學研究上的一些重要的看法。

楊先生作學問在博士論文的時代，基本所走的近乎神祕主義的路線，對 shamanism 很有興趣，近年來他的主要工作我覺得是在身體哲學 (philosophy of body)。楊先生近年來的主要研究工作是集中在先秦儒家的身體觀系列，研究《孟子》、《管子四篇》、《帛書五行篇》、《公孫尼子》等等，對我個人最有啟發的是他在《漢學研究》發表的〈論「管子·白心、心術上下、內業」四篇的精氣說與全心說兼論其身體觀與形上學的聯繫〉一文，他主要的看法基本上是這樣的：先秦的儒道思想，特別是孟子學提出一種獨特的觀點，這種獨特的觀點是一種由身、心和氣三者並列而實質同一的一種生命觀，也就是說人的修養在軀體上會有明顯的徵兆，人的身體具有宇宙性和社會性，宇宙性和社會性是由構成宇宙的律動的陰陽二氣所組合而成。他說人的身體有一種「無思之思」的感通能力，他稱為「身體思維」。就這一

點，我個人稍稍有一點補充的是，「身體思維」一語是就中文習慣來說，如果以英文來講可以包括兩種意思，一個是 body thinking，一個是 bodily thinking，這是很重要的區分。楊教授近年來談孟子，我覺得他基本上受到日本學者湯淺泰雄的影響。湯淺先生從他早期的《身體》到最近的《氣》，指出氣是人所發的 energy，而中國人的心理學則是一種 meta-psychological 的心理學，楊先生的路數和此一路數基本上是相近的。在這個路數上面，他指出孟子與孟子後學有著重要差異，孟子後學把道德加以內在化、意識化。他以這個觀點來講孟子的「踐形」，和徐復觀的觀點完全不一樣，但却很有啓發，用心也很細緻，我覺得楊先生在孟子學上面的貢獻未來也許跟西方的 philosophy of body 可以有互相切磋之處。

接下來，可能也需要談談我自己的研究。在中文學術界，採取一個歷史的研究進路，是我近年來所希望作的一個工作。最近二十年來，誠如剛才所報告的，我正在撰寫《孟子集釋新詮》，我們知道傳統的讀書人都是在一部經書上安身立命，如王先謙注《漢書》、日本瀧川龜太郎注《史記》、及現在本所老前輩王叔岷先生注《史記》等，我也想透過注《孟子》來為自己安身立命。在這樣的長期目標下，我有以下的工作要完成，首先要寫《孟子思想史論》，第一卷已剛剛出版，第二卷是採取一個歷史的觀點，準備探討孟子這一套思想系統在中國思想史上從荀子、趙岐一直到唐、牟、徐三先生，如何被重新解釋。這個工作指向兩個目的：一個是思想史的目的，希望解明孟子學這個傳統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發展情況；第二個附帶目的，是希望對於具有中國特色的詮釋學理論的思考有所幫助。我構想中的第三卷是要探討德川時代日本思想史上的孟子學。以上報告的是中國學術界有關於思想史進路的孟子學研究。

在日本孟子學研究最有成就的是井上順理，他的主要著作是《本邦中世までにおける孟子受容史の研究》，井上先生是個治學勤謹的學者，但是這本書基本上都是資料的累積，而沒有哲學的分析，而且沒有把它放置在歷史脈絡中考察，因此我在仰慕之餘，不能沒有一點遺憾在。年輕一輩中以近藤正則較有成績，他寫過很多篇有關宋代孟子學方面的著作，到目前為止已有十幾篇文章發表在《日本中國學會報》等刊物，有一定的貢獻。另外東京大學的池田知久教授，長期以來從事於馬王堆帛書研究，他的《馬王堆帛書五行篇的研究》剛剛在半年前在東京汲古書屋出版，池田先生大概算是這一領域中最新而且最精密的研究者，雖然他提出的若干論點尚可進一步商榷。另外通論性的論著有很多，比如我剛才講過的加賀榮治、金谷治等人

都有貢獻，金谷治出身東北大學，是武內義雄的大弟子，武內義雄的基本進路是中國清朝學問的路數，所以也有他的侷限性。

以上是報告到現在為止的研究成果，除了這兩個大的研究潮流外，另外有一個小潮流，因為這個潮流現在歸納到林先生所講的經學的大範圍，我只想利用很短的時間簡單的介紹那就是一個文獻學的研究進路。文獻學的研究進路，從屈萬里先生早期的《先秦文史資料考辨》所收《論孟子外書》一文，一直到屈先生的學生林慶彰教授的〈孟子外書版本知見考〉等，都有很多重要的論斷，我自己有好幾篇孟子〈集釋新詮〉，也希望在這方面做一點工夫。日本的長澤規矩也是版本學的老前輩，也有一點貢獻。

以下我想接著報告孟子學研究的展望，我覺得孟子學研究可能有以下三個領域，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個領域是東亞儒學史上孟子學的發展，這可以說是比較思想史觀點。很多年以前余英時教授就鼓勵我，多花點時間去注意中國儒家思想在整個東亞世界展開的過程。從事這一方面研究的人一直比較少，五〇年代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朱謙之雖有這類的著作，但那本書意識形態的色彩非常重，所以不是很理想。我們應該像西方思想史的學者一樣，超越政治史上的國家界線，把歐洲思想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這樣的看法近年來得到很多學者的支持，比如東京大學已退休的阿部吉雄教授，和剛退休的溝口雄三教授都懷有這種理想，溝口先生早期的著作《中國前近代思想の曲折と展開》這本書，對島田虔次的學說有非常重要的批判。溝口先生在清華大學客座一年，回去以後把他的文章集結成一本書，書名是《方法としての中國》，直譯可稱為《作為方法的中國》，但是這樣的日文語法又不太通順，我覺得也許可以翻譯成《中國研究方法論的思考》較妥當。溝口先生在書中提到，日本學術界的中國研究一向太陷入一個盲點，就是「國家歸屬主義」，把中國研究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研究，但事實上這是不對的。他認為我們要區分「政治的中國」與「文化的中國」，二者之間是有一種不重疊性，兩者要加以分開，而且我們做中國研究不僅包括中國大陸，還要包括香港、台灣、新加坡及海外華人社會一起考慮，他說這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給日本漢學界最大的衝激。我過去在《清華學報》也曾有一篇英文書評討論這本書。我記得在座的劉述先教授在他的《黃宗羲心學的定位》最後一章，曾經講到宋明儒對很多問題的判斷看法，所採取的哲學立場，可以以他們對《孟子》之態度以為判。我覺得劉先生的講法基本上可以成立，我們甚至可以以《孟子》作為一個溫度計來看整個東亞思想的發展，這是我的第一個建議。

我的第二個建議是，我們可以從身心一如的觀點，也就是我剛才所講的廣義的 philosophy of body 的觀點，來深入孟子心學的內涵。從一九三〇年代的 I. A. Richards，到六〇年代以後的唐君毅，甚至到昨天早上劉述先教授在主題演講裡引用牟宗三先生所言：「仁義內在，性由心顯」，甚至一直到信廣來教授剛完成而尚未發表的書稿，我覺得他們基本的路數都是走「即心言心」的路子，然而我們能不能走一條「即身心一如以言心」的路呢？我覺得這一條路一方面可以和歐陸所謂的身體哲學互相切磋，一方面也可以開發我們過去比較少注意的中華思想的另外一個面向。這一方面楊儒賓教授在過去貢獻最多，我覺得值得我們在座所有朋友加以注意，以上是第二個研究展望。

第三個研究展望是從比較哲學的觀點來重新開發孟子學，也就是王船山所講的「六經責我開生面」，也許只有經過這樣我們才能賦予孟子學以新的生命。李明輝教授多年來從康德講孟子，袁保新教授從海德格講孟子，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走的路。整體而言，在整個世界學術界有關孟子學研究表現較不理想的是中國大陸的學術界，一九八四年十月以及一九八八年的十月二十一到二十五日，在山東鄒縣開過兩次孟子思想研討會、孟子學術思想討論會，其論文的品質尚待提昇。中國大陸經過四十多年的家國變化，在學問上，及在對中國文化的重新解釋上，都需要急起直追。讓我們用這種期待的心情，以無比的信心來期待孟子學研究能開創一個新的時代，謝謝大家。

開放討論

杜維明教授

我提兩點意見，第一是不要太低估了大陸的學術界，因為我從一九七八年以來跟大陸學術界接觸比較多，對他們的情形可能比較清楚。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一九七八年，我們在香港、新加坡開學術討論會的時候，方克立便有所謂的五年計畫，他集合了四十七個學者，十八個單位，對新儒家進行研究，其研究成績對於台灣所產生的刺激我覺得是健康的。至於最近一段時間有關孟子的研究，所該注重的不該只是他們的地方學術，鄒縣許多從事學術研究的可能是中學老師，故研究水準較低，但他們在文物的收藏方面，是有一定成績的。過去我們擔心商業大潮可能使

學術研究單位受到撞擊，但是最近三年來，國學已有復興的現象，如最近的《國學季刊》、北京的《中國文化》、由北京年輕人所辦的《學人》，以及已經發行到第七期的《中國社會研究》、社科院的宗教研究所的學報，我相信那裡面所提出的論文水準是相當高的，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劉述先教授

聽到剛才幾位的報告，我覺得很高興的就是，文哲所能夠推動孟子學在各方面的資訊，且能加以溝通，剛才黃俊傑所提到的好幾位先生都有來參與這個會議，可見這會議是成功的。至於大陸有關孟子學的研究，我覺得在資料的處理上，他們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從意識形態，或從一些框架中走出來，這地方我覺得我和杜維明有一點同感。另外，我覺得就方法論上來說，我的方向跟俊傑兄是很接近的，我認為解釋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不一定必是那一種解釋學，因為中國要去解釋，未必是高達美，未必是傅柯，在方法上多加注意，則可避免許多問題的糾纏不清。關於聖賢的討論我沒有發言，我覺得很多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因為可能聖賢的觀念根本不是孟子第一個提出來的，在孔孟時代，他們是往上面去看一個更高的東西，可是現代我們著重平等的價值，這是古今的不同。以解釋學來看，古典的東西是一直在變化的，若以變化來看，朱熹就認為「夫子有賢於堯舜」，但以今天的觀點看，則又變成另一種局面，俊傑兄用過好幾次「深層結構」的字眼，我個人是不喜歡用這個辭的，也最好能避免，如果一定得用的話，最好需經過嚴格的界定。總之，我認為這一會議能夠跨越經學、哲學、思想史，以多元的態度在這裡開放討論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來賓

我想提一個對於最後展望的建議：我現在在美國大學仍是個學生，可是自八五年來，已在大陸教了若干年的哲學，我以一個學生的身份感覺到大陸求才若渴的現象，像我這般以資格論是不夠的人，他們都紛紛請我講學。所以在這次的會議上，我以作為一個具有大陸背景身份的人，對於台灣中青年學者的高質量的研究留下深刻印象，我建議以黃教授為代表的，包括李明輝先生等學者，是不是能像過去先賢一樣，到處去傳授學徒，可以到大陸各個大學去，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因為這次我們幾個人受到華盛頓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的資助前去，他們都試

圖從各方面要增加我們的工作量，甚至過高的估計了我們所能為他們做的事，所以為什麼不在這裡面找出真正的專家去講學呢，這就是我的建議，謝謝！